

不光榮的權力

弗蘭克·哈代著





弗蘭克·哈代

不 光 榮 的 權 力

叶 封 朱 惠 合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Frank J. Hardy
Power Without Glory

本書根據 The Realis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

1951年8月版本譯出

不 光 榮 的 權 力

弗蘭克·哈代著

叶 封 朱 惠合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Q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328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24 5/8 插頁 6 字數 565,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8)2.60元



弗蘭克·哈代

目 次

第一部 到达权力的道路	1
第二部 滥用权力	287
第三部 权力的低落	629
作者后记	771
俄译本前言	775

第 一 部

(1890—1907)

到达权力的道路

一个劳动者如果背弃了自己的階級，企圖往上爬而騎在本階級头上，那就必然走上欺詐这一条路。

——查理·金斯萊①

① 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英國小說家。

第一章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這種創造工作並不是隨心所欲，並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選定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情況下進行的。

——馬克思①

一八九三年的冬季，一個陰淒淒的下午，在維多利亞州墨爾本郊區卡林布許的杰克遜街上，一家鋪子門口站着一個青年。這家鋪子只有一間門面，那扇狹小的門頂上寫着招牌：克明茶庄。小小的櫥窗里放着一只茶葉櫃子，一張價目單靠在櫃旁。

那青年個子不高，身體很結實，穿着一套深灰色衣服，很整潔；臉刮得光光的。他那賽璐珞的硬領上，結了一條深色領帶。左手把一個硬幣旋着向上拋去。那是一枚閃閃發光的一鎊金幣。他對面那條小路上，離他才幾呎遠的地方，一個穿制服的高個子警察站在那兒，一雙小而呆滯的眼睛直跟着金幣轉，望住它朝上旋出去幾呎高，然後落回到青年的掌心裡，就这么一再很有節奏地來回轉着。

警察說：“你們這家鋪子是在我巡查的範圍內。有人向我告發，說你們在這兒開了一家非法的分彩賽馬賭場②。”

一陣冷風從門里刮了過來，拂動着青年的褲腳，讓人看出

來，他的腿蜷曲得很厲害。從遠處，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他的向外彎曲的膝蓋；可是近看，最觸目的却是他的一雙眼睛，好像用金屬鑄成似的，教人無法捉摸；兩眼相去太近了一點，陰森森的灰色眼珠凹得很深，但卻銳利而能洞察一切。梨形的頭和耳垂很大的一對耳朵——生得太低，也太後一點——使他的外貌看起來有點要找人吵架的樣子；再加圓圓的下頰以及從高而傾斜的額頭上梳向後去的一縷頭髮，像鳥的冠毛一樣，更加深了這種印象。鼻子又直又尖；鼻下一道細而挺拔的綫條刻劃出一張嘴。

他二十四歲，名叫約翰·威司特。

他弟弟佐·威司特③就在他身後，站在陰暗的小鋪里。佐比他小一歲，身材和他相仿，就只沒有那種強烈的個性。佐和警察一樣，瞅住金幣忽起忽落，看它在幽暗的光綫里閃爍着。

歇了一下，約翰·威司特用宏亮的嗓子鎮定地回答道：“我跟你講過，這是一家茶葉店；我們在這兒也不過是當伙計的。”他的眼睛並不望住金幣，而是盯在警察的臉上。“你自己看吧，卜洛甘巡警，櫥窗里是一只茶葉櫃子，架子上面和櫃台底下全是一包包一罐罐的茶葉。就是這麼一家茶莊。別人告訴你的話是靠不住的。你只消回去報告，說人家搞錯了；那就什麼問題都不會有。”

“你要知道，威司特先生，有人告發，我們總得查一下。來報告我們的人說，幾乎每天下午，特別是星期六，這鋪子里人們川

① 見路易·波拿巴政變記（即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譯文引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

② 這種賭場里所採用的賭博方式是這樣的：把全部賭注加起來，賭場當局抽去一部份頭錢，再按贏家所押的注的大小，計算出一定比例，然後分配彩金。下文中有時簡稱“賽馬賭場”或“賭場”。

③ 佐是約瑟夫的小稱。

流不息地進進出出，一點茶葉也不買。我沒有意思要懷疑你，可是——呃，我們奉命來搜查一下你們的鋪子。”卜洛甘說，一雙眼從那枚旋轉着的金幣的魔力下掙脫出來，碰上了青年的目光。四目相接，約翰·威司特好像在對方的眼神里領會了一層意義，突然把金幣向警察扔去。警察很快伸出手來，就在自己胸前把它抓住。卜洛甘巡警鬼鬼祟祟地四下望望，兩頰脹得通紅，低下了頭。

“你聽到的話是靠不住的，這一點我知道你是明白了。”約翰·威司特說。“這是一家茶葉店。你這樣說，那就什麼問題都不會有。”

佐·威司特緊張地望住他們。他一看到警察把金幣放進制服口袋里，並且聽他說：“我會回去報告：據我看來，這是一家茶葉店。”不禁鬆了一口氣。

卜洛甘巡警說話時嗓子發啞。他猶豫了一下，像要再說幾句話似地張了張嘴，然後轉身向街那一頭走去。

警察走得聽不見了以後，約翰·威司特轉向他弟弟說道：“我跟你說過，我有辦法；可是我從沒想到會那麼便當。”他的嗓子在和警察談話的時候一直很從容堅定，這一陣倒變得很緊張而有點發抖。“我踢足球去啦！把門鎖上，千萬把所有的賭票都帶回家去。”他穿過店堂走進後面小屋，出來的时候一面在戴帽子。“告訴媽我六點鐘回家吃飯，”他說。

他輕鬆愉快地沿着街走去，一輛電車行動遲鈍地開過。他在它旁邊跑着趕上去，從敞開的前月台跳上車。卡林布許和墨爾本市之間的電車才通了沒有多久，過路人都停下來看這輛車子轟隆隆開過去。

約翰·威司特坐在那兒盡望着司機，看他操縱着駕駛杆，但是他並不在想電車運轉的技術上問題。他被一種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得意之感攫住了。那是和賄賂警察這樁事有關的；這一點他是知道的。自從悉尼傳來了這種風氣，別人——連佐在內，也曾經在卡林布許開過分彩賽馬賭場，可是它們都被警政當局封閉了；而他，約翰·威司特，現在竟能買通警察。一想到這點，他就有了一種隱隱約約的权势之感。他能使警察改變主意，這一點使他內心突然產生一股活動和力量。他過去認為警察是可畏的人，是你犯了法以後懲治你的人；而現在他居然能用一個金鎊“收買”警察——至少是警察中間的一個。

杰克遜街頭見慣了的景色一幕幕在車外掠過，而他毫不注意這些：一家家的店鋪，許多已經關了門，里面什麼也沒有；破舊的房子；一排排較新的房屋；散在這兒那兒的，還有些沒有完工的房屋，可是已經停工不做了；“召租”的招貼；一群群衣衫襤褸的失業者站在旅館門外，那一帶在電車敷設以前是馬拉的驛車換馬的地方；瘦弱的孩子們在街旁溝里沒精打采地嬉鬧着；老头兒從河邊趕着一群牛回家去，一大早他就替東家在那兒放牛；鞋廠里靜悄悄聲息全無；運貨車，輕便小客車，游客快車，雙座客車；一直被失望糾纏着的人們為了每天的一碗湯，在救世軍大廈外面排成長長的隊伍等待着；戴禮帽、留着絡腮鬍的人，站在關了門的銀行大樓外面，看到門上貼的通告——“停業改組”，逡巡不去，還存着萬一的希望。約翰·威司特昨天聽人講，有幾家銀行倒閉了，“不景氣”來了已經三年之久，市面愈來愈糟。

遺傳以及在卡林布許過的生活，給約翰·威司特帶來了卑微下賤、偷偷摸摸、心術不正等種種丑惡的習氣。

他的家庭是貧窮醜陋的郊区那些最苦的人家中間之一。他結交的都是工人、失業者和無賴漢。

当他和他的两个弟兄都还小的时候，警察就已经常常有事找上门来；后来在他们加入了无赖汉的帮会以后，他们自己也就常常被警察赶来赶去追捕着。六年前，来过两个警察，把他哥哥亞德①兩手上了铐，带走了。

約翰·威司特的母亲当年从爱尔兰来到这儿以后不久，就嫁给一个在假释中的囚犯的儿子。那时她还是个美丽的金髮姑娘；可是由于穷困，再加嫁了这么一个酗酒的丈夫，她的健康垮了，皮膚起了皺紋，頭髮也花白了。

威司特一家住在杰克遜街后面一条污穢的小巷里，房子和那一帶別的人家的一样骯髒不堪。那是一開間門面的木板房，木椿欄成的柵欄和前廊之間的方寸之地算是院落，乱糟糟的未經收拾。右手边窄窄的一条小道通向后面的小院子里。

威司特太太就她从丈夫那里拿到手的一点点錢，好歹湊合着把个家撑了下來。她在三个兒子身上找到安慰。在条件許可下她給他們各种容易办到的享受，可是这一点也往往只等于最最起碼的飲食和衣着。星期六晚上，她总是給他們洗一次“盆浴”；在卡林布許，澡盆是种奢華的设备。她眼看着他們長大，听他們学講話，看他們一样玩具也沒有而做着各种游戲时候的神情，又驚又喜。他們乖的时候，她高兴；他們淘气、搗蛋、惡作剧，她就懷喪。當他們年齡够大以后，她把他們送進公立学校去，讓他們在那兒学念書、寫字，可是也学得頑皮成性。

当孩子一長大，她以前那么慈愛地播下的种子給了她痛心的收穫。她的孩子跟她疏远了，她也駕馭不了他們啦。甚至在他們离开学校之前，她要使自己相信他們不是坏孩子，已經不容易了。他們老逃学，特别是老大阿瑟。亞德很倔强：傾心相劝，

① 亞德是阿瑟的小稱。

甚至打他一頓，對他都沒有多大用处。

八十年代，墨尔本的人口增加到了五十多万，地价暴漲，華麗的大建築物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建立起來，儼然成了個大城市——那些地方在五十年光景以前，都還是些帳篷和幾間粗陋的石房子。三個孩子正當這個年代長大起來的。郊区成千成萬的新房子，雜在舊的中間，造起來了。只不過五十年前，崎嶇的道路上牛車一顛一簸地走着；如今就在那兒却有了電車、馬車，在平滑的碎石路上行駛着；火車來回于郊区和鄉區之間。如果看到黑人的話，那他多半是在求乞，或者在垃圾箱里掏吃的東西；可是直到一八三五年白人來之前，黑人却一直打獵捕魚，在雅拉河兩岸蓋起小屋子，並且唱歌跳舞，歡度他們的節日。那些逃到內地去的黑人免不了受白人文明的無情壓迫，留下來的却受着白人文明的腐蝕。

八十年代，羊毛的國外價格很高。房地產的價錢也漲得驚人。投機的人操縱了建築公司，買賣房地產，造房子，而這些交易往往只停留在紙上。通過他們的房地產銀行，他們買賣建築公司發行的空頭証券。

到處是一片繁榮。墨尔本變成“奇妙的墨尔本——南方的首府”。

八十年代也是無賴漢的黃金時代。成批的年輕無賴躑躅在街頭，大半都在晚上；敲門打戶，砸窗子，老是侮辱別人、作弄別人，尤其是婦女和年輕姑娘；有時候也偷竊、毆鬥，甚至有一兩次還強姦、殺人。

佐和約翰·威司特參加了當地的流氓幫；阿瑟還是入的丑名遠揚的“波伐羅幫”，這個幫會里不曾坐牢的人很少，他倒還是其中之一。

從那時候起，一碰到這個兒子，或另外一個，有牽連在偷水

果、砸窗子之类的违法行为里的嫌疑，警察不时找上威司特家來。

威司特太太的日子过得沒有一刻不提心吊胆的，同时她也一直存着希望，总指望他們早晚听从她苦口婆心的央告，找个規規矩矩的职业安定下來。約翰和佐大部份時間还做做正經事，而亞德从沒有干过什么——他虽然不工作，倒也有办法找來一点錢。

威司特太太的心里茁長着一种禍在旦夕的感觉，終于証明并非过慮，因为亞德牽連在一樁事情里——比偷窃、毆斗甚至殺人都还嚴重；他跟另外几个青年一起为了罪大惡極的强奸案件而被捕了。

事發以后，威司特太太心中又驚懼又羞愧。她的兒子不准保釋，立即被关進監獄里。她去看他。“阿瑟，告訴我，这是冤枉的！”她求道。阿瑟不回答，他甚至看也不看她。他感到慚愧，同时却死不悔悟。在以后的几天里，威司特太太的想像中一直出現着这个可怕的場面。六个男子，其中有亞德，把个女人引到偏僻所在，然后……可是審問的时候，威司特太太去了，还为她的兒子辯护。她說，他并不是个真正坏的孩子。他從來不曾有过好好做人的机会。如果能得到一个安定的好职业，他可以做个規規矩矩的人。殘酷的判決把她吓呆了：“……在頸部絞……至死为止”。但是他們減了他的刑，把原判改成十二年徒刑和一頓鞭笞。他們把阿瑟·威司特帶走，帶到牢里，就在那兒用九尾鞭在他赤裸裸的背上打了五十下。

晚上，威司特太太有时候夢見阿瑟受笞，或者更可怕，竟夢見她自己死不肯承認的事——她兒子参与的强奸。她去探監的时候，看他又伤心又抑郁，但她还是决定，等他出獄以后帮助他重新做人。她再也沒法幫他把背上的笞痕去掉，她想，可是她可

以幫他把頭腦、靈魂受折磨以後的創傷除去。

同時，附近鄰居飛短流長，懷惡意的閑話沸沸揚揚，使她窘辱得抬不起頭來。判決以後，她丈夫酒喝得愈來愈凶。她想盡方法讓他吃飽，別的全不管他。她轉而當心約翰和佐，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不讓他們再闖出禍來。

〇〇〇阿瑟的罪行及其余波引起了約翰·威司特很複雜的反應：一方面感覺耻辱，一方面感覺憤怒——自己一家就這樣被社會所唾棄了；他對警察愈加怕，也愈加恨了；此外還有一種隱隱約約、深深埋在心靈深處的念頭——一種模糊的決心：他要从下層社會里爬上去。對於這樁大禍，佐的應付方式完全合於他的一貫作風——他根本就沒有怎么去想它。他們的父親毫無反應——在他來說，鞭笞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可怕；他自己的父親背上就有著鞭痕。

在監獄中規定接見的日子前一兩天，威司特太太會對她丈夫和兒子說：“你們願意跟我一起去看看亞德嗎？”除此以外，他的名字在自己一家人中間從來也不提到。有時候，約翰或者佐陪她去，可是她的丈夫從不曾和她一起去過。

卡林布許有著許多鞋廠。當兩個孩子在其中一家找到了工作以後，威司特太太非常高兴。她的兒子都是好孩子，她想，只要他們能找到機會就行。

威司特太太一直痴心妄想——約翰會飛黃騰達的。他在嬰兒時代就很逗人喜欢，到了兒童時代，已經是個愛沉思、有心機的小家伙了，但是還馴順，帶點羞答答的。由於營養不良，他得了可怕的小兒軟骨病，兩條腿有點畸形。讀書的時候，三弟兄中他學得最快。他很容易地學會了算術和文法，雖然并不出人頭地。一碰到生意經，他非常乖巧；在交換小学生所喜愛的那些小玩意時，他總是占了便宜。彈子他也打得很好；他買不起很多彈

子，可是在玩的时候，他往往赢的。后来在十岁或者十一岁那年，他做了一辆手推的小车子，给他母亲和邻居当杂差；可是一回差，邻居们就非得给他钱或者东西不可。

在校的最初几年，他是凌辱的对象。有时候，下午他就跑回家，扑在母亲怀里大哭——哭得不能自主；可是最后几年，她发觉情势逐渐变了。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能为他出力打架的大孩子。他靠他们来保护自己，偶尔还惩罚了他的敌人。

约翰·威司特常常对他母亲说，早晚有一天他要发财，那时候他会照顾她，她也不消再十指胼胝地操劳刻苦和省俭了。她自得其乐地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他离开学校以后，做了一部比较大的手车，给人送信，到锯木场去运木柴，买卖鸽子，赚几个钱。他老喜欢留一点钱自己花花，把钱放在房间里一只袋子中，不时数数，并且经常放在枕头下睡。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在女孩子身上花钱。他唯一的坏习惯只是偶尔在跑马上花这么两三个辨士。他发觉这种投资无利可图，并且得出结论：在跑马这项赌博上，只有经销跑马票的人赚钱。当他还在鞋厂里工作时，他接受一个经销跑马票的人的委托当了分销，这种看法更获得了证实；他从同厂的工人那里收赌注，拿个佣，每个星期都赚几个先令的外快。

佐的事情又丢了，可是他似乎并不在意。威司特太太深信佐不过懒惰一点而已。约翰还留在厂里，一直到一八八九年不景气来临。

一八八九年，羊毛的国外价格大跌，货物多得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要，房地产价格开始惨跌。不可避免的经济恐慌是以那些最大的建筑公司的倒闭开始的；后来情形更恶化了，因为英国的投资者遭遇了国内的危机，听得消息说，更严重的危机在维多利亚州发展着，因此就停止在墨尔本投资。

失業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做投機事業的人、生意人以及銀行家都驚惶失措；沒有工做的人都处在飢餓和失望的控制下。工会用一系列的罢工來对抗，最后發展成一八九〇年的海員大罢工。

經濟危机的重压迅速而又猛烈地降臨到卡林布許，三万五千居民中很多都陷入了窮困。約翰·威司特和大部份鞋厂里的工人一样，被辞退了。威司特一家和类似的家庭一起更深地掉進了窮困的泥沼。

約翰·威司特因賄賂成功而感覺得意，那就毫不足怪了。現在他可以滿足这些年來不知不觉中茁長出來的那種对權力的如飢如渴的企慕。

在不景氣來臨的下一年，他却开始从貧困無助的深淵中爬出來。当时的情况他記得很清楚。那是在一八九〇年的春天。他在后面的披屋里正和別人打着紙牌。

屋里有八个衣履不整的年輕人。他們圍住一只自己做的桌子，坐在木箱上，怪不舒服地，挤成一堆在賭扑克。

約翰·威司特做庄，在發牌。在披屋的幽暗光綫里，他坐在桌子后面。

他才过二十一歲不久，看起來像个青年而不像成年人。他把那副破旧的紙牌輕輕地洗完，敏捷而爽利地分好七家的牌，每家五張。他那套深色衣服又破又皺；他有生以來就只有过这么一套衣服，已經嫌小穿不着了。他穿一件旧襯衫，既無硬領，又無領帶。他的皮鞋已經破旧得無法修補了，可是还看得出經常擦油的痕迹。

除了一对不可探測的眼睛和桌子下面叉着的兩只蜷腿以外，約翰·威司特的身上很難看出來：三年以后他会把一个金鎊向警察的鼻子下扔过去。